



慈禧西巡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冰昆·著

慈禧西巡

冰昆·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曾志明

封面设计：王艺光

插图：高民生

葱 禧 西 逃

冰 昆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1.125 插页5 字数470千

1985年12月第一版

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1,600册

书号：10374·199

定价：3.65元

永

内 容 提 要

历史的车轮刚交二十世纪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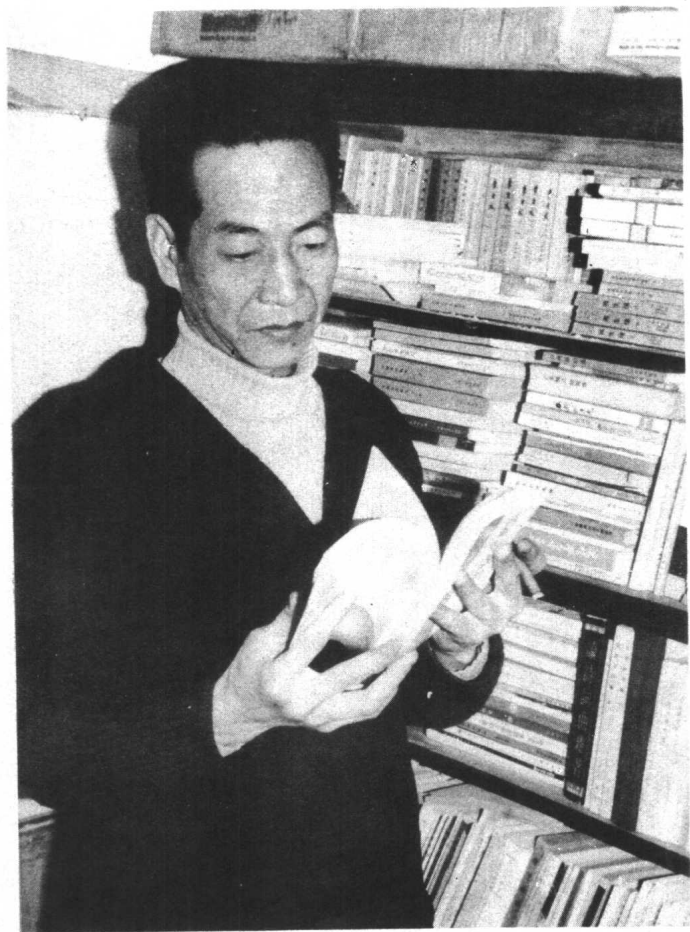
八国联军在德国将领瓦德西指挥下血洗北京城。慈禧仓惶西逃，满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。

慈禧在备受磨难后，依然念念不忘重回京城执掌帝权。她采取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一面残酷镇压起义人民，一面不惜赔款割地向洋人讨好求饶。终于签订了耻辱的“辛丑条约”，从而换得了“启驾回京”的“殊荣”。

伴随慈禧车辇的，是孤魂的呼号，民族的泪痕和历史必然作出的审判。

小说以极其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再现了“庚子国变”，文笔流畅，艺术形象生动，读后不但是—次艺术享受，还能加深对清廷宫室以及民风民俗的了解。

本书作者长期研究清末民初历史，尤以对西北史知著入微，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。此书是作家计划为本社创作的系列历史长篇小说之一。



作者近影

楔子

淫雨之夜，四宇漆黑，炮声连珠，石破天惊。北京城郊洋兵驻地，正举行着一次盛宴。三十多支特制蜡烛，将简陋营房照得如同白日。铜制灯架上的反光，映出了近百张红润而傲慢的面孔。倘若没有礼仪和风度的约束，他们大概都会因轻狂而失去常态。

瓦德西挺直宽阔的胸脯，多肉的脸色被酒烧得通红。镶着赤边的双眼，透出不可一世的骄横。隐现于肥厚唇角的刚愎，暗藏着残忍暴戾的杀气。仿佛只须跺跺脚板，整个世界就会翻个过儿。这位现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前德国将军，对奇迹般的胜利感到意外。他做梦也不曾料到，总兵力只有十万的联军，竟会如此神速地长驱直入，进逼到大清帝国的京城之下。他望着脸色斑驳的英、法、德、美、俄、奥、意、日等八国将领，以令人生畏的威严神态举起香槟，声音低沉、缓慢而充满狰狞：

“诸位将军！大清帝国的金銮殿就在眼前，慈禧太后的朝廷正在无敌的炮火下发抖！尊贵的德皇陛下为我送行时一再囑告，攻夺北京，乃是制取整个中国的关键！我重复此话意味着什么，大家必定都很清楚！现在是我们真正教训不尊

上帝教化的野蛮人的时候了！为胜利干杯！”

各国将领交口欢呼，举杯狂饮。

“城破之后，允许士兵自由行动！”瓦德西搓着粗硬的短须，肩头不易察觉地耸了几耸。“按照中国农历，今天是光绪二十六年^①七月二十日。我们务必记住这个日子，务必用最后的、毁灭性的攻势，将这个辉煌的日子永远载入史册！”

炮弹犹如凶残的怪物，划破黑暗，旋出云头，落在城中，掀起一股股灰黄的烟雾。弹雨撕碎颤栗的空气，疯狂地啃入命中目标。爆裂声伴着惊雷闪电，震撼窗格，撼动四处。继而降落的瓢泼大雨，使本已酷烈异常的血战更加酷烈。洋兵为了一举取胜，决意付出孤注一掷的代价，升高炮架持续轰射。守城的近十万清兵心怀畏惧，不战自溃，暴露了十足的奴才本色。主战派将领董福祥率领所部甘军拼死抵抗，终因孤立无援而告溃退。义和团将士威武不屈，誓与京城同存共亡，一批一批倒在血泊之中……激战延续到次日上午，东直、朝阳、东便、沙窝、应岁各门相继被洋兵攻破，列强的铁蹄开始了新一轮蹂躏记录。

城破的一刹那是极其可怕的。炮弹将人体掀到空中，炸成碎片，撒抛下来。一幢接一幢的古老屋宇，在硝烟弥漫中轰然倾坍，发出吓人的吼鸣。杀红了眼睛的洋兵哇哇乱叫，饿狼一般寻觅着捕获目标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类谣言，给混

^① 光绪二十六年，即一九〇〇年，因该年是庚子年，也有人将这场浩劫称为“庚子国变”。

乱局面投下了新的阴影。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宦人家听说洋人“见官必杀”，登时吓得屁股无脉，挖空心思设想保命的招数。大腹便便的商贾富户，一反招摇过市的常态，手忙脚乱地刮洗官衔、堂名、门对。刮洗不净的地方，使用青灰刷抹，不敢遗漏半点蛛丝马迹。更有一些胆小骨软的官吏，或缝制白旗准备归降，或恹恹惶惶打算合家自杀，或乔装打扮试图逃遁。真可谓洋相百出，无奇不有。丢魂失魄的逃难人群，将大街小巷充塞得水泄不通。

没有比听任宰割的平民百姓更可怜的了。吓昏了的男女老幼哭喊着，惨叫，扶老携幼，淌泥逃奔，悲号之声远闻数里。有的刚刚逃到护城河边，又被洋兵的枪炮击回。有的眼见洋兵闯入民宅，杀人放火，抢掠财物，奸淫妇女，当场吓得昏死过去。一位中年妇女怀抱婴儿跟丈夫正走，迎面遇见一群洋兵。他们正想掉头逃跑，丈夫已被洋兵射倒。那妇女尚未反应过来，婴儿又被洋兵叼去，高高地抛到空中。母亲一声惨叫，奋身抢夺，洋兵“噌”的一刀，凌空将婴儿劈为两段。母亲似乎失去理智，扭身朝洋兵扑去，洋兵怪声狂笑，双手握刀，弓着身子往后倒退。母亲毫无惧色，张开双臂快步进逼，恨不能抠出野兽的眼珠。洋兵乜着双目，突然敛住笑声，奋刀直劈下去。一声暗哑的惨叫，母亲从脑门到胸脯裂为两半。

天坛一带，妇女蒙受着惨绝人寰的灾难。就在义和团将士血淋淋的尸体附近，洋兵好象恬不知耻的狼狗，撕光了数百名妇女的衣服，集体进行轮奸，连八十岁的老嫗和七、八岁的幼女也不肯放过。许多妇女已经断气，洋兵仍然继续宣泄兽性。面对遍地的赤裸女尸，他们全都变成了丧心病狂的魔鬼。有的品评胖瘦，有的论说肤色，有的割下女尸的双乳，

有的划开女尸的肚腹。有的甚至出于罕见的变态心理，剃下女尸的尖尖小脚，捧在手里跳着喊着：“哈，哈，难得的稀物，珍贵的纪念！我一定要妥善保存，带回国去，让夫人、小姐们开开眼界！”

血水淙淙流着，死神在丧失主权的炎黄故土上蔓延徘徊。黑沉沉的浓云越聚越厚，仿佛要将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压到地层深处。偶而滚过的震耳雷声，好象不甘让浓云抢先，以撼山巨响表示无与伦比的愤怒。然而，它们哪里知道，眼前的一切只是腥风血雨的序幕，对人类犯下弥天罪行的大队洋兵，正在按照瓦德西的命令，扑向大清朝廷的最后堡垒紫禁城！

目 次

- 楔 子 1
- 上 卷 落 魄 1
- 中 卷 辱 国 213
- 下 卷 回 銮 459
- 后 记 667

●
上
卷
●

落
魄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第一章

1

洋兵瞩目的皇权中心紫禁城，是一座举世罕有、象征“独尊”的巍峨宫群。囊括殿宇九千余间，占地面积多达七十二万平方米。站立景山极目鸟瞰，雄浑浩瀚尽收眼中。十五世纪末叶大兴土木之日，曾经役使过十万工匠和百万伏役。明、清两代的二十四个皇帝，无不在此倨傲“龙廷”，发号施令，眩示其“受命于天”的祖功圣德。然而，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，无情击碎了“金汤永固”的神话，使充满神秘色彩的皇家禁地处于颤栗之中。

与血腥动乱恰相对照，宁寿宫里依然异常宁静。不知是消息闭塞还是心理变态，慈禧太后犹自精心地梳妆打扮，仿佛即将上轿的嫁娘。她穿着一身金缕银镶的绣花晨衣，坐在一张月牙形的、镶满上等玻璃的精制梳妆台前，伸开手掌，将特制银粉轻轻搓匀，十分仔细地搽在脸上；接着，拿起一片沾满玫瑰胭脂的鲜红丝棉，依次搽抹掌心、面颊、嘴唇；然后又打开梳妆台上的一个精巧抽屉，取出一瓶颜色深黑、极富胶质的巴黎发油，小心翼翼地涂抹着刚刚经李莲英梳理过的头发，不时地对着镜子蹙嘴动眉，做出各种忸怩姿态，没完没了地自我欣赏……盘龙银鼎中的香烛，悠然吐出缕缕

蓝烟，弥散于空空荡荡的官房，撩得她不由念叨起了“阿弥陀佛”。一种纯属自欺的幻觉，掩住了她的恐惧激动，驱使她竭力试图摆脱不安，在醉生梦死中寻求安慰。

“砰！”一颗子弹从窗格飞入，落在地上直打转儿。

慈禧略一侧身，眼睛瞪得越来越大。她没有见过子弹，辨不出打转的玩艺究是何物。只觉得宫帏禁地闯入“不速之客”，似乎预兆着某种不祥。

“启奏老佛爷！”蓝色绸帘外面突然传来熟悉而惊慌的声音。“大……大事不好了……”

慈禧转脸看时，只见辅国公载澜弓身垂首，浑身直打哆嗦。不禁倒抽冷气，颤声问道：

“何……何事惊慌？”

“奴才①不……不敢直说……”

“别卖关子了！快说……”

“洋兵已经攻入城内，情势危急万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慈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董福祥、马玉崑不在率兵御敌吗？”

载澜道：“洋兵炮火厉害，哪里抵挡得住！”

慈禧脸色刷地变了：“这样说来，他们全都跑了？”

“据传洋兵一到，马玉崑便由天津逃往武清县境，裕禄全军覆没，开枪自杀；宋庆慌了神儿，率兵数万逃到通州；洋兵围城之后，分为几路展开炮轰，董福祥首尾不能相顾，以致兵败城破，不堪收拾……”

慈禧呆若木鸡，发油瓶子“砰”地掉到地上，裂为碎片。

① 清制，满族大臣在太后、皇上面前自称奴才；汉族大臣则自称臣或微臣；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自称卑职；上级对下级不呼名字，称之曰“老兄”，自称“兄弟”，正式公文则称“该府该县”。

“拳民呢？那帮义和拳民呢？他们不是有神咒仙符吗？”

“拳民也是死伤惨重，据说仍在浴血巷战，详情不明……”

慈禧身子晃了几晃，颓然跌坐龙凤榻上。愤怒、绝望、惶恐的复杂情绪，激得她脸色白中泛青，眼前金星乱迸。大难临头的意识如同铁石，残酷压挤着她的脏腑……

“事到如今……”载澜的声音拖着哭腔，“乞……乞老佛爷速定主意……”

慈禧咬咬牙关，稳稳心神，脑际蓦然冒出一个“逃”字，不禁想起了光绪皇帝：

“皇上呢？皇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在……在……”

“怎么？你是值宿官，连皇上行迹也不知道？”

载澜颤得越发厉害：“听说皇上正在殿堂拈香祭祀。”

慈禧道：“速禀皇上，让他前来见我。”

载澜应了声“喳”，慌慌张张地去了。

望着载澜远去的身影，听着宫外越来越响的枪声，慈禧额上渐渐沁出冷汗。从窗外射入一束晨光，清晰地映出了她的形貌：身材修长，面色苍白，两腮略显臃肿，松弛的眼皮底下，闪动着阴沉的冷光，微微下弯的嘴角，隐含着不易察觉的细纹，透露着严酷的气质。由于享受无厌，保养有术，她虽已六十三岁，看去却要年轻得多。她的全称，叫做慈禧端佑康颐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，简称慈禧太后。她于道光十五年十月（一八三五年十一月）出生在一个满洲官员家庭。本姓那拉氏，乳名兰儿。父名惠征，曾任安徽宁池广太道道台，给她从小灌输了一脑瓜攀龙附凤、荣华富贵的思想。由于惠征死得较早，她家的境况一度中落，她一时

找不到缔姻显贵、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常常对镜自怜，抚肌愁叹，深恨天生丽质，满腹锦绣，却没有褒姒、西施、武则天、杨贵妃的福份，发誓非梧桐不栖，非权贵不嫁。正当望眼欲穿之际，却于咸丰元年（一八五一）十六岁时被作为秀女①选入宫中，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。那时，她正是一个娇艳妖媚的少女，善唱南方小曲，凡是江浙一带流行的各种曲调，她都能唱得悦耳动听。一天，咸丰皇帝在圆明园散心，忽然听见她的歌声，觉得十分稀奇，立即召来见驾。她叩拜后，咸丰看她如此美貌，已有几分中意，便兴致勃勃地命她再唱几首小曲，她巴不得有这种机会，一边启喉婉唱，一边眉目传情，撩拨得咸丰如醉如痴，陶然忘饥，当晚即留她陪侍。不几天竟封为贵人。她趁势施展媚术，卖弄风骚，没出几年，居然宠冠后宫。咸丰四年（一八五四）她被进封为懿嫔。六年，因生子（后来的同治皇帝）又进封为懿妃，次年便进封懿贵妃，很快爬到了仅次于皇后和皇贵妃的显赫地位。咸丰十一年七月七日（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）咸丰病死，年仅二十六岁的那拉贵妃就窃得了皇太后的宝座，上徽号②“慈禧”，从此走上了血腥独裁的道路，统治中国达四十余年……

这段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，从反面铭记了她的全部尊荣。面对由巅峰坠向深渊的命运，她的痛苦自是可想而知。她的纤细睫毛下面闪着泪光，脸孔如同石头一般僵冷。褪色的薄唇紧绷下弯，凝着困兽犹斗的内蕴。深藏心底的隐忧好象毒蛇，咬啮着脆弱而过敏的神经。她不时地望望帘

① 清制，凡旗员的适龄女儿，每三年一选，由八旗都统造册咨送户部奏请引阅，以便妃嫔之选或指配宗室近支，称为秀女。

② 徽号，封建社会专给帝后的美称。

外，觉得平日等同异己的光绪皇帝突然变得紧要非常。她拚命抑着心跳，暗暗呢喃自语：

“皇上为何还不见来……”

2

宫外枪声愈来愈响，呼喊詈骂隐约可闻。忽强忽弱的火光，烧红了月隐星蔽的夜空。骇人听闻的流言，搅得皇宫乱如麻团，颠倒了长期沿袭的古板秩序。王宫大臣人人自危，威严仪态没了踪影；众多内眷如丧烤妣，个个哭成珠泪人儿；太监、伏役失魂丢魄，纷纷图谋拔脚之计。到处都是恐慌的人群，到处都是狂奔的懦夫。许多嗜财如命的权贵，失神地搜捡最值钱的珍宝古玩，仿佛一旦丢失，生命就会消亡。那些平日娇惯成性、弱不禁风的高贵女人，有的发疯乱窜，有的失去知觉，有的筋酥骨软，有的自缢毕命……树倒瑚猕散的浊雾，裹卷着紫禁城的每个角落。

载澜心系懿旨，眼观乱状，惶恐之情又添了几分。空虚而悲哀的意识，化为一片分崩离析的碎梦。他机械地挪动双腿，仿佛那两根发软的肉柱压根儿不在自己身上。作为端郡王载漪的胞弟，他的发迹大抵有赖于“一人得道”。出自与其兄别无二致的野心，他苦苦修炼了两样真功：鼻子特灵，耳朵特尖。引得有人打赌，断言与狗不差上下。他对种种闲话倒是不大在乎，一味确信只要蹇在慈禧的裙裾下面，闻点屁味也能飞黄腾达。而今大厦将倾，凶多吉少，他岂能不怕风筝断线，劣犬丧主！直至走到光绪皇帝跟前，他才惶然悟